

## 第一講

1. 自報家門：閱讀的脈絡與寫作的家譜
2. 古典詩學與「游」的傳統：從莊子的逍遙游到劉勰的神貌
3. 神游與形游：從離騷到古詩十九首到蘭亭集序
4. 上海摩登到台北摩登：從張愛玲到紀弦(路易士)
5. 浪子與孝子：現代派、藍星、創世紀；舊詩、新詩、現代詩
6. 從紀弦的「狼之獨步」到余光中的「天狼星」、「敲打樂」
7. 「台北不是我的家」：鄉愁空間到內在深淵的發現
8. 人生與文學：身分與扮演；神話與原型
9. 現代文學：落差與斷裂

閱讀材料：「詩與胡說」(張愛玲)「狂人之歌」「6與7」「吃板菸的精神分析學」  
「狼之獨步」「在地球上漫步」(紀弦)「鼎湖的神話」「天狼星變奏曲」「敲打樂」  
(余光中)「孤獨國」(周夢蝶)「流浪者」(白萩)

## 〈詩與胡說〉張愛玲

夏天的日子一連串燒下去，雪亮，絕細的一根線，燒得要斷了，又給細細的蟬聲連了起 來，「吱呀，吱呀，吱……」

這一個月，因為生病，省掉了許多飯菜、車錢，因此突然覺得富裕起來。雖然生的是毫 無風致的病，肚子疼得哼哼唧唧在蓆子上滾來滾去，但在夏天，閒在家裡，萬事不能做，單 只寫篇文章關於 C e z a n n e 的畫，關於看過的書，關於中國人的宗教，到底是風雅的。我決定這是我的「風雅之月」，所以索性高尚一下，談起詩來了。

周作人翻譯的有一首著名的日本詩：「夏日之夜，有如苦竹，竹細節密，頃刻之間，隨 即天明。」我勸我姑姑看一遍，我姑姑是「輕性智識分子」的典型，她看過之後，搖搖頭說 不懂，隨即又尋思，說：「既然這麼出名，想必總有點什麼東西吧？可是也說不定。一個人 出名到某一個程度，就有權利胡說八道。」

我想起路易士。第一次看見他的詩，是在雜誌的「每月文摘」裡的《散步的魚》，那倒 不是胡話，不過太做作了一點。小報上逐日笑他的時候，我也跟著笑，笑了許多天，在這些 事上，我比小報還要全無心肝，譬如上次，聽見說顧明道死了，我非常高興，理由很簡單， 因為他的小說寫得不好。其實我又不認識他，而且如果認識，想必也有理由敬重他，因為他 是這樣的一個模範文人，歷盡往古來今一切文人的苦難，而且他已經過世了，我現在來說這 樣的話，太豈有此理，但是我不由的想起《明日天涯》在《新聞報》上連載的時候，我非常 討厭裡面的前進青年孫家光和他資助求學的小姑娘梅月珠，每次他到她家去，她母親總要大 魚大肉請他吃飯表示謝意，添菜的費用超過學費不知多少倍。梅太太向孫家光敘述她先夫的 操行與不幸的際遇，報上一天一段，足足敘述了兩個禮拜之久，然而我不得不讀下去，純粹 因為它是一天一天分載的，有一種最不耐煩的吸引力。我有個表姊，也是看《新聞報》的， 我們一見面就罵《明日天涯》，一面嘖咭一面往下看。

顧明道的小說本身不足為奇，值得注意的是大眾讀者能夠接受這樣沒顏落色的愚笨。像《秋海棠》的成功，至少是有點道理的。

把路易士和他深惡痛疾的鴛鴦派相提並論，想必他是要生氣的。我想說明的是，我不能 因為顧明道已經死了的緣故原諒他的小說，也不能因為路易士從前作過好詩的緣故原諒他後 來的有些詩。但是讀到了《傍晚的家》，我又是一樣想法了，覺得不但《散步的魚》可原 諒，就連這人一切幼稚惡劣的做作也應當被容忍了。因為這首詩太完全，所以必須整段地抄 在這裡……

傍晚的家有了烏雲的顏色，風來小小的院子裡，

數完了天上的歸鴉，

孩子們的眼睛遂寂寞了。

晚飯時妻的瑣碎的話——幾年前的舊事已如煙了，而在青菜湯的淡味裡，我覺出了一些 生之淒涼。

路易士的最好的句子全是一樣的潔淨，淒清，用色吝惜，有如墨竹。眼界小，然而沒有 時間性，地方性，所以是世界的，永久的。譬如像：二月之雪又霏霏了，黯色之家浴著春 寒，

哎，縱有溫情已迢迢了：妻的眼睛是寂寞的。

還有《窗下吟》裡的

然而說起我的，

青青的，

平如鏡的戀，

卻是那麼遼遠。

那遼遠，

對於瓦雀與幼鴉們，

乃是一個荒誕……

這首詩較長，音調的變換極盡娉婷之致。《二月之窗》寫的是比較朦朧微妙的感覺，倒是現代人所特有的：——西去的遲遲的雲是憂人的，載著悲切而悠長的鷹呼，再再地，如一 不可思議的帆。

而每一個不可思議的日子，無聲的，航過我的二月窗。

在整本書裡找到以上的幾句，我已經覺得非常之滿足，因為中國的新詩，經過胡適，經過劉半農、徐志摩，就連後來的朱湘，走的都像是絕路，用唐朝人的方式來說我們的心事，彷彿好的都已經給人說完了，用自己的話呢，不知怎麼總說得不像話，真是急人的事。可是出人意料之外的好詩也有。倪弘毅的《重逢》，我所看到的一部分真是好：——紫石竹 你叫它是片戀之花，三年前，

夏色癱軟

就在這死市

你困憊失眠夜……

夜色滂薄

言語似夜行車

你說

未來的墓地有夜來香

我說種「片刻之戀」吧……用字像「癱軟」、「片戀」，都是極其生硬，然而不過是為 了經濟字句，得壓緊，更為結實，決不是蓄意要它「語不驚人死不休」。我尤其喜歡那比 仿，「言語似夜行車」，斷斷續續，遠而淒愴。再如後來的你在同代前殉節

疲於喧嘩

看不到後面，

掩臉沉沒……

末一句完全是現代畫幻麗的筆法，關於詩中人我雖然知道得不多，也覺得像極了她，那 樣的宛轉的絕望，在影子裡徐徐下陷，伸著弧形的，無骨的白手臂。

詩的末一句似是純粹的印象派，作者說恐怕人家不懂：——

你盡有蒼綠。

但是見到她也許就懂了，無量的「蒼綠」中有安詳的創楚。然而這是一時說不清的，她 不是樹上拗下來，缺乏水分，褪了色的花，倒是古綢緞上的折枝花朵，斷是斷了的，可是非 常的美，非常的應該。

所以活在中國就有這樣可愛：髒與亂與憂傷之中，到處會發現珍貴的東西，使人高興一 上午，一天，一生一世。聽說德國的馬路光可鑒人，寬敞，筆直，齊齊整整，一路種著參天 大樹，然而我疑心那種路走多了要發瘋的。還有加拿大，那在多數人的印象裡總是個毫無興 味的，模糊荒漠的國土，但是我姑姑說那裡比什麼地方都好，氣候偏於涼，天是藍的，草碧 綠，到處紅頂的黃白洋房，乾淨得像水洗過的，個個都附有花園。如果可以選擇的話，她願 意一輩子住在那裡。要是我就捨不得中國——還沒離開家已經想家了。

### 〈狂人之歌〉紀弦

在我的生命的原野上，  
大隊的狂人們，  
笑著，吠著，咒罵著，  
而且來了。

他們擊碎我靈魂的窗子，

然後又縱起火來了。

於是笑著，吠著，咒罵著，

我也成為狂人之一了。

---

### 〈6與7〉紀弦

拿著手杖 7。  
咬著煙斗 6。  
數位 7 是具備了手杖的形態的。  
數位 6 是具備了煙斗的形態的。  
於是我來了。  
手杖 7+煙斗 6=13 之我。  
一個詩人。一個天才。  
一個天才中之天才。  
一個最最不幸的數字！  
唔，一個悲劇。  
悲劇悲劇我來了。  
於是你們鼓掌，你們喝彩。

---

### 〈吃板煙的精神分析學〉紀弦

從我的煙斗裡冉冉上升的  
是一朵蕈狀的雲，  
一條蛇，  
一隻救生圈，  
和一個女人的裸體。  
她舞著，而且歌著；  
她唱的是一道乾涸了的河流的氾濫，  
和一個夢的聯隊的覆滅。

---

### 〈狼之獨步〉紀弦

我乃曠野里獨來獨往的一匹狼。  
不是先知，沒有半個字的嘆息。  
而恆以數聲淒厲已極之長嗥  
搖撼彼空無一物之天地，  
使天地戰栗如同發了瘧疾；  
並刮起涼風颯颯的，颯颯颯颯的：  
這就是一種過癮。

---

### 〈在地球上散步〉紀弦

在地球上散步，  
獨自踽踽地，  
我揚起了我的黑手杖，  
並把它沉重地點在  
堅而冷了的地殼上，  
讓那邊棲息的人們  
可以聽見一聲微響，  
因而感知了我的存在

〈鼎湖的神話〉余光中

鏽的是盤古公公的鋼斧  
劈出崑崙山的那一柄  
蛀的是老酋長軒轅的烏號  
射穿蚩尤的那一張  
涿鹿，涿鹿在甲骨文裏

雪人在世界的屋脊上拾到  
鵬的遺羽 當黃河改道  
乾河床上赫然而麒麟的足印  
五百年過去後還有五百？噴射雲中飛  
不出一隻鳳凰

龍被證實為一種看雲的爬蟲  
表弟們，據說我們是射日的部落  
有重瞳的酋長，有彩眉的酋長  
有馬喙的酋長，卵生的酋長  
不信你可以去問彭祖

彭祖看不清倉頡的手稿  
去問老子，老子在道德經裏直霎眼睛  
去問杞子，杞子躲在防空洞裏  
拒絕接受記者的訪問  
早該把古中國捐給大英博物館

表弟們，去撞倒的不周山下  
坐在化石上哭一個黃昏  
把五彩石哭成繽紛的流星雨  
而且哭一個夜，表弟們  
把盤古的眼睛哭成月蝕

而且把頭枕在山海經上  
而且把頭枕在嫫祖母的懷裏  
而且續五千載的黃樑夢，在天狼星下  
夢見英雄的骨灰在地下復燃  
當地上踩過奴隸的行列

〈天狼星變奏曲〉余光中

天狼星仍懸著炯炯的青輝  
在鞋的行程外  
在箭的射程外  
匱不可及的絕望你最美

藏火的意志在燧石的肺裡  
鹽藏在瞳內  
風藏在翼底  
老人星還不來掃滿天碎玻璃

還不揮帚掃劫餘的廢墟  
蚩尤的屠場  
盤古的石礦  
不周山下掃天崩的殘局

日蝕延長成無期的停電  
黃河總難清  
祖龍又不死  
幾縷硝煙弔燹後的中原？

太陽系的苦役何時才停止？  
一丸病地球  
半邊冷月亮

九頭瘋驢子推太陽的磨子

諾亞，大禹，千載下猶不服水土  
絕種的麟鳳  
滅族的恐龍

---

〈敲打樂〉余光中

風信子和蒲公英  
國殤日後仍然不快樂  
不快樂，不快樂，不快樂  
仍然向生存進行  
不公平的辯論  
輸掉一個冬季  
再輸一個春天  
也沒有把握不把夏天也貼掉  
蕁麻疹和花粉熱 啊嚏  
噴嚏打完後仍然不快樂  
而且註定要不快樂下去  
除非有一種奇蹟發生  
中國啊中國  
何時我們才停止爭吵？  
奇颯醜，以及紅茶囊  
燕麥粥，以及草莓醬  
以及三色冰淇淋意大利啟餅  
鋼鐵是城水泥是路  
七十哩高速後仍然不快樂  
食罷一客冰涼的西餐  
你是一枚不消化的李子  
中國中國你是條辮子  
商標一樣你吊在背後  
總是幻想遠處  
有一座驕傲的塔  
總是幻想  
至少有一座未下到  
至少五嶽還頂住中國的天  
夢魘因驚呼而驚醒  
四周是一個更大的夢魘  
總是幻想  
第五街放風箏違不違誓  
立在帝國大廈頂層  
該有一枝蕭，一枝蕭  
諸如此類事情  
總幻想春天來後可以卸掉雨衣  
每死一次就蛻一層皮結果是更不快樂  
理一次髮剃一次鬍子就照一次鏡子  
看悲哀的副產品又一次豐收  
理髮店出來後仍然不快樂  
中國中國你剪不斷也剃不掉

你永遠哽在這裏你是不治的骨病  
——蘆溝橋那年曾幻想它已痊癒  
中國中國你跟我開的玩笑不算小  
你是一個問題，懸在中國通的雪茄煙  
霧裡  
他們說你已經喪失貞操服過量的安眠  
藥說你不名譽  
被人貴棄被人出賣侮辱被人強姦輪姦  
輪姦  
中國啊中國你逼我發狂  
華盛頓紀念碑，以及林肯紀念堂  
以及美麗的女神立在波上在紐約港  
三十六柱在仰望中升起  
拱舉一種泱泱的自尊  
皆白皆純皆堅硬，每一方肅靜的科羅  
拉多  
一寸也不屬於你，步下自由的臺階  
白宮之後曼哈吞之後仍然不快樂  
不是不肯快樂而是要快樂也快樂不起  
來  
蒲公英和風信子  
五月的風不為你溫柔  
大理石殿堂為你堅硬  
步下自由的臺階  
你是猶太你是吉普賽吉普賽啊吉普賽  
沒有水晶球也不能自卜命運  
沙漠之後紅海之後沒有主宰的神  
四巷坦坦，超級國道把五十州攤開  
這是一九六六，另一種大陸  
三千哩高速的暈眩，從海岸到海岸  
參加柏油路的集體屠殺，無辜或有辜  
喘踏雪的禁令冰的陰謀  
馬復活節馬國殤日佈下的羅網  
方向盤是一種輪盤，旋轉清醒的夢  
幻，  
向芝加哥看摩天樓叢拔起立體的現代  
壓迫天使  
每一扇窗都開向神話或保險公司  
乳白色的道奇  
風的梳刷下柔馴如一匹雪豹  
飛縱時餵他長長的風景  
餵俄亥俄和印第安納餵他艾文斯敦  
這是中西部的大草原，草香沒脛  
南風漾起萋萋，波及好幾州的牧歌

麥包籃裏午睡成干的小鎮  
尖著教堂，員著水塔，紅著的農莊外  
白著柵欄  
牛羊仍然在草葉集裏享受著草葉  
嚼苜蓿花和蘋果落英和玉米倉後偶然的雲  
打一回盹想一些和越南無關的瑣事  
暗暗納悉，胡蜂們一下午在忙些什麼  
花粉熱在空中飄盪，比反舌鳥還要流行  
半個美國躲在藥瓶裏打噴嚏  
在中國（你問我陰曆是幾號我怎麼知道？）  
應該是清明過了在等端午  
整肅了屈原，噫，三閭大夫，三閭大夫  
我們有放詩人的最早記錄  
（我們的歷史是世界最悠久的！）  
早於兩果早於馬耶可夫斯基及其他  
蕩蕩的麵包籃，餵飽大半個美國  
這裏行吟過惠特曼，桑德堡，馬克吐溫  
行哦過我，在不安的年代  
在爾略特垂死的荒原，呼吸著旱災  
老鼠死後  
草重新青著青年的青青，從此地青到  
落磯山下  
於是年輕的耳朵醞酐的耳朵都側向西岸  
敲打樂巴布狄倫的旋律中側向金斯堡  
和費靈格蒂  
從威奇塔到柏克麗降下艾略特  
升起惠特曼，九繆思，嫁給舊金山！  
這樣一種天氣  
就是這樣的一種天睽  
吹什麼風升什麼樣子的旗，氣象臺  
升自己的，還是眾人一樣的旗？  
阿司匹林之後  
仍是咳嗽是咳嗽是解嘲的咳嗽  
不討論天氣，背風坐著，各打各的噴嚏  
用一條拉鍊把靈魂蓋起  
在中國，該是呼吸沉重的清明或者不  
清明

蝸跡燐燐  
菌子們圍著石碑要考證些什麼  
考證些什麼  
考證些什麼  
一些齊人在墓間乞食著剩肴  
任雷殛電鞭也鞭不出孤魂的一聲啼喊  
在黃梅雨，在黃梅月的月份  
中國中國你令我傷心  
在林肯解放了的雲下  
惠特曼慶祝過的草上  
坐下，面對鮮美的野餐  
中國中國你哽在我喉間，難以下嚥  
東方式的悲觀  
懷疑自己是否年輕是否曾經年輕過  
（從未年輕過便死去是可悲的）  
國殤日後仍然不快樂  
仍然不快樂啊頗不快樂極其不快樂不  
快樂  
這樣鬱鬱地孵下去  
大概什麼翅膀也孵不出來  
中國中國你令我早衰  
白豈之後仍然是黑夜  
一種公式，一種猙獰的幽默  
層層憂愁壓成黑硬，堅而多角  
無光的開採中，沉重地睡下  
我遂內燃成一條活火山帶  
我是神經導電的大陸  
飲盡黃河也不能解渴  
捫著脈博，證實有一顆心還沒有死去  
還呼吸，還呼吸雷雨的空氣  
我的血管是黃河的支流  
中國是我我是中國  
每一次國恥留一塊掌印我的顏面無完  
膚  
中國中國你是一場慚愧的病，纏綿三  
十八年  
讓為你羞恥？自豪？我不能決定  
我知你仍是處女雖然你被強姦過千次  
中國中國你令我昏迷  
何時  
才停止無的爭吵  
我們  
關於我的怯懦，你的貞操？



---

〈孤獨國〉周夢蝶

昨夜，我又夢見我  
赤裸裸的跌坐在負雪的山峰上  
這裡的氣候黏在冬天與春天的接口處  
（這裡的雪是溫柔如天鵝絨的）  
這裡沒有狺騷的市聲  
只有時間嚼著時間的反芻的微響  
這裡沒有眼鏡蛇、貓頭鷹與人面獸  
只有曼陀羅花、橄欖樹和玉蝴蝶  
這裡沒有文字、經緯、千手千眼佛  
處處是一團魂魄莽莽沈默的吞吐的力  
這裡白晝幽闐窈窕如夜  
夜比白晝更綺麗、豐實、光燦  
而這裡的寒冷如酒，封藏著詩和美  
甚至虛空也懂得手談，邀來滿天忘言  
的繁星……

過去佇足不去，未來不來  
我是「現在」的臣僕，也是帝星。  
鞋印，星光，人在中間找不到出路

牽開積雲，渾沌的謎底就揭曉  
    氤氳的上頭  
    濛鴻的背後  
風雨的另一端，有誰看鐘錶？

禿鷲迴翼，無窮靜從此開始  
    神話的面具  
    星象的旗語  
大哉廣場，光年無礙任奔馳

天狼厲嗥吧，在風的背上  
    把光族都叫醒  
    狺狺把太白星  
叫起來掃曙天欲破的殘霜

〈流浪者〉白萩

望著遠方的雲的一株絲杉  
望著雲的一株絲杉  
一株絲杉  
絲杉

一株絲杉  
上線平地在上線平地在上

他的影子，細小。他的影子，細小  
他已忘卻了他的名字。忘卻了他的名  
字。祇  
站著。  
祇站著。

孤獨  
地站著。站著。站著  
站著  
向東方。

孤獨的一株絲杉。

